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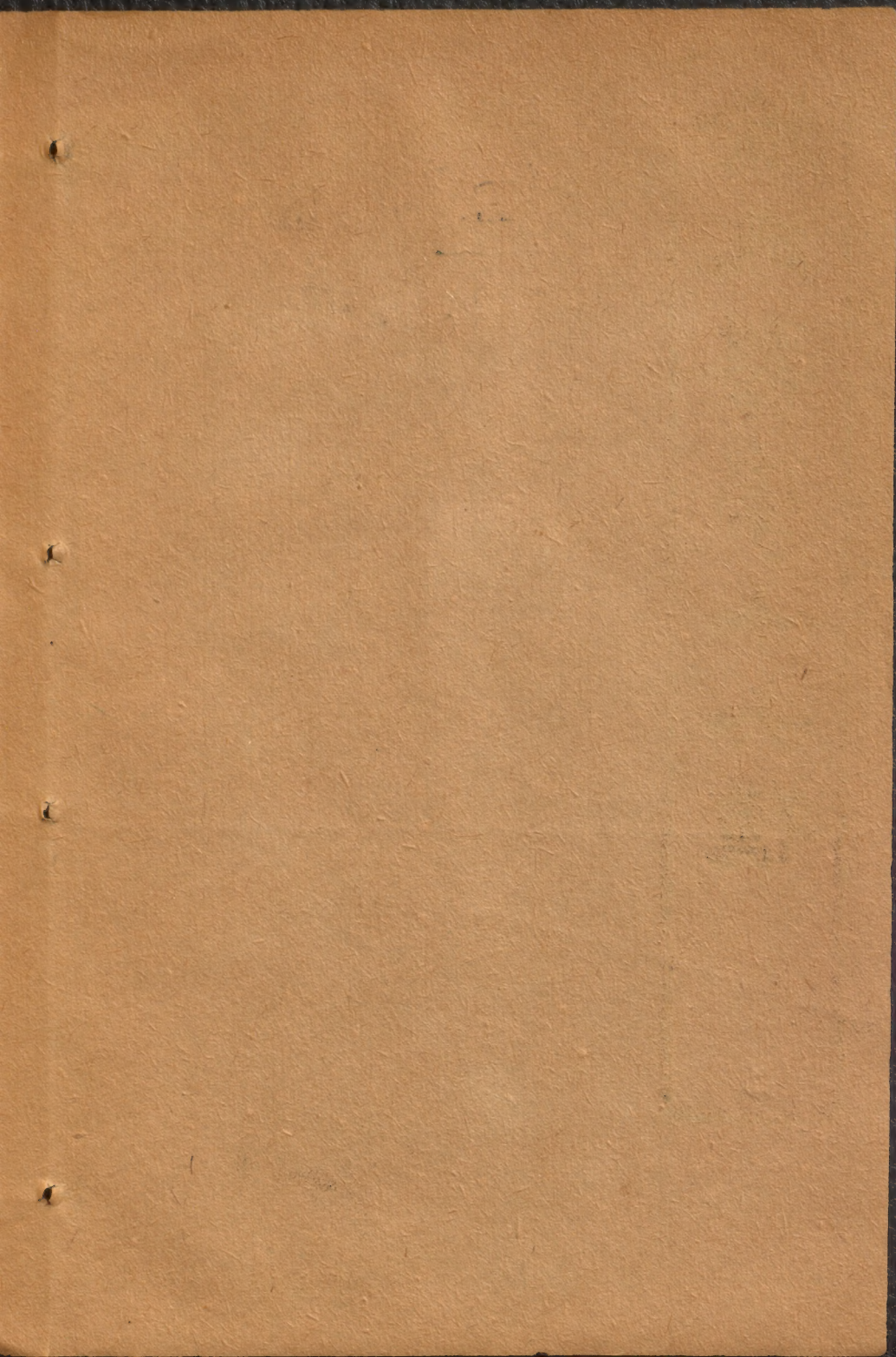
徐氏醫學十六種

3

3

E. Chinese  
Vol. III







序

一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純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顧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濕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真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以類相從或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間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秘要之屬數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即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間有效驗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余竊悲焉欲詳為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百種為之探本溯源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餘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乾隆元年歲在癸卯徐余月上弦松陵徐大椿題於揚子江舟次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凡例

一錄此百種原以辨明藥性闡發義蘊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藥不致誤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覽者勿以不載常用之藥為疑

一諸藥有獨具之性者則用詳解其兼長可互見者俱不重出推類自明

一此解亦間有與前人相同者但彼祇釋其所當然而未推測其所以然知所當然則用古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所以然則方可自製而亦能合古人製方之意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淺近易曉者則略焉

一所解諸藥乃就市中所有審形辨味以合經義至古今土產各殊或有尚非正義與尚有道義者則俟知者正之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雜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為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半非漢時所產之地欲盡考其實固無從也故不復列而解之

一本經所載一名甚多因無可解故亦不列

一品第及字樣俱依明重刻宋大觀刊唐慎微本所載白字本經考陶隱居本草有朱書墨書之別朱書為神農本經墨書為名醫別錄開寶閣重定印本於本經易朱書為白字大觀本遵之雖未必無傳說而取其古猶勝於近刻也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為解者以資人者淺一藥不存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目錄

上品

丹砂

雲母

石鍾乳

礬石

朴硝

滑石

禹餘糧

紫石英

五石脂

扁青

菖蒲

菊花

人參

甘草

乾地黄

朮

羌活

牛膝

柴胡

麥門冬

車前子

木香

薏苡仁

澤瀉

遠志

龍膽

細辛

石斛

芡實

黃連

黃耆

肉蓯蓉

防風

續斷

決明子

丹參

五味子

蛇床子

沙參

蘭桂

松脂

槐實

柏實

茯苓

槲木

乾漆

辛夷

桑寄生

杜仲

髮髮

龍骨

麝香

牛黃

白膠

阿膠

丹雄雞

石蜜

桑螵蛸

龜寶莖

橘柚

大棗

葡萄

雞頭實

中品



石硫黃

水銀

磁石

陽起石

乾薑

苦參

當歸

麻黃

芍藥

玄參

百合

白芷

黃芩

狗脊

紫草

水萍

澤蘭

牡丹

吳茱萸

梔子

鹿茸

犀角

伏翼

蛇蟬

白僵蠶

下品

附子

半夏

大黃

葶藶

旋覆花

藜蘆

白芨

貫衆

連翹

夏枯草

水蛭

桃核仁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上品

丹砂味甘微寒則知其性若色與氣則在下文主治之中可推而知之也主身體五藏百病百病者凡病

禁忌非謂能治天下之病  
凡和平之藥皆如此  
養精神  
凡精氣所結之物皆足以養精神  
人與天地同此精氣以類相益也  
安魂魄  
重鎮法  
益氣  
氣降則益  
明目  
藏

凡石藥皆能明目。石者金氣所凝。目之能鑒物。亦金氣所成也。又殺精魅邪惡鬼。大赤為天地純陽之

服通神明不老能化為汞石屬金汞亦金之精也凡上品之藥皆得天地五行之精以成其質人身不外陰陽五行采其精氣以補真元則神靈通而形質固矣但物性皆偏太過不及

微者未有試而不斃者也翻足為害苟不通乎造化之  
此因其色與質以知其效者丹砂正赤為純陽之色心屬火色赤故能入  
而統治心經之證其質重故又有鎮墜氣血之能也凡藥之用或入

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生之時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求其理可自得之

雲母味甘。主身皮死肌。雲母色白。屬金。故為肺經之藥。又肺主皮毛。雲母薄疊如皮。亦與肺合也。中風寒熱。如在車船上。肺氣震蕩。北能鎮之。除邪氣。

安五臟之功。亦清鎮。益子精。肺為源。明目。目白屬肺。此能益。久服輕身延年。肺旺則氣旺。雲母雖有五色。而白其正色也。白鴿食金。

生也肺屬金而在水上為人身水源與雲母相類故為肺經之藥

石鍾乳味甘溫。主欬逆上氣。鍾乳石體屬金。又其象下。垂而中空。故能入肺降逆。明目。能益目中。益精。能引肺安五臟通百節。利九

寢中虛則寢通下乳汁。鍾乳即石汁如乳者所溜而此以形為治石為土中之金鍾乳石所凝乃金

其中空故能逆藪又肺朝百脈肺氣利則無所不利矣自唐以前多以鍾乳為服食之藥古能直達腎經驅長陽氣合諸補腎之品用於房中之術最妙但此乃深巖幽谷之中水留疑結而成所謂金

中之水其體至陰而石藥多悍性反屬陽故能補人身陰中之火陰火一發莫可制伏故久服毒發至不可救惟昇煉得宜因證施治以交肺腎子母之臟實有珠能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礬石味酸寒**礬石味澀而云酸者蓋五味中無澀澀即酸之變味也**主寒熱**寒熱為肝經之疾**洩痢白沃**亦

**功**澀之陰蝕惡瘡味之蟲除濕熱之毒**目痛**清金**堅骨齒**固精**鍊餌服之**輕身不老增年此以味為治礬石之味最烈而

**獨成一味故其功皆在於味**

**朴硝味苦寒**朴硝味鹹而云苦者或古時所產之地與今不同故味異耶抑或以鹹極而生苦也**主百病除寒熱邪氣**和氣凝結則生寒熱消味**逐**

**六府積聚結固留癖**消實重性輕而能透發鬱結置金石器中尚能滲出故遇積聚等邪無不消解也**能化七十二種石**此輕堅鍊餌服之輕身

**神**消盡人身之滓穢以存其精華故有此效**水遇火則升為火**體最清而用最變故丹家重之**石屬金硝遇火則亦變**

火益無火之性而得火之精氣者也火鍊金故能化石

**滑石味甘寒主身熱**除寒能洩水**滑石能滑利大小腸分消****女子乳難**乳亦水類滑石利水且瘡閉利小便

**滑利**腸胃中積聚寒熱**蓄飲垢**凡積聚寒熱由**益精氣**邪去則津**久服輕身耐飢長年**通利之藥皆益

其效以此以質為治凡石性多燥而滑石體最滑潤得石中陰和之性

**禹餘糧味甘寒主逆**補中降氣**有濕滯之寒熱煩滿**補脾之功**下赤白**質燥性寒故能

**瘕積大熱**真此能除之**鍊餌服之不飢**以謂之糧而能充飢也**輕身延年**補養後**血閉癥瘕**消

氣之精以生者也故補益脾胃除熱燥濕之功為多凡一病各有所因治病者必審其因而治之

濕滯之寒熱也後人見本草有外感之寒熱有內傷之寒熱有雜病之寒熱若禹餘糧之所治乃脾胃非惟不效而且有害自宋以來往往蹈此病皆本草不講之故耳

**紫石英味甘溫主心腹欬逆**甘能和中**邪氣散風****補不足**補心不足**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子宮

脈血海風寒入於其中他藥所不能及紫石英色紫入血分體**久服溫中輕身延年**補血納**治色紫則**

重能下達故能入於衝脈之底風寒妨孕溫能散寒驅風也



入心主血故能補血其降氣而能入下焦則實重之效也

青石亦石黃石白石黑石脂等味甘平主黃疸洩痢腸澼膿血陰蝕皆濕氣在大陰下血赤白收澀邪氣

正氣斂則癰腫疽痔惡瘡頭瘍疥癩此皆濕鬱所生之毒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故精氣而

有氣除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臟補性治畧同而所惡濕燥能補之然其質屬土不至過燥又得秋金斂脾

效此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臟補性治畧同而所惡濕燥能補之然其質屬土不至過燥又得秋金斂脾

之性乃治濕之聖藥也

扁青味甘平主目痛明目之養肝之功折跌癰腫金瘡不瘳收澀斂之功破積聚和也解毒氣利精神久服輕身不老

精氣所結之物故能除毒益精增年也中火能舒光照物而不能鑒物惟金之明乃能鑒物石體屬金故石藥皆能明目

而扁青生於山之有金處蓋金氣精華之所結也又色青屬肝於目疾尤宜凡草木中得秋金之氣者

非精華所結而亦能解毒者則必物性之相制或以毒攻毒也

葛蒲味辛溫主風寒辛能散風濕痺除濕能效逆上氣下逆開心孔香入補五臟氣通和通九竅明目

出音聲芳香清烈故走達諸竅而久服輕身氣不阻滯則不忘不迷惑延年氣通則津液得布故不但能

葛蒲能於水中橫行四達辛烈芳香則其氣之咸可知故入於人身亦能不為濕滯痰涎所阻凡物

之生於天地間氣性何如則入於人身其奏效亦如之蓋人者得天地之和氣以生其氣血之性肖乎

天地故以物性之偏者投之而亦無不應也餘可類推

菊花味辛草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芳香上達又得秋金之氣皮膚死肌疎風惡風濕痺驅風久服

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菊花晚開晚落花中之最凡芳香之物皆能治頭目肌表之疾但香則無不辛

頭目風火之疾尤宜焉



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有形無形無除邪氣正氣充則明目五臟六府之精皆

明乃補其精之效非若開心益智人參氣盛而不滯補而兼通久服輕身延年補氣之功

人之氣體相似故於人身無所不補非若他藥有偏長而治病各有其能也凡補氣之藥皆屬陽性

人參能補氣而體質屬陰故無剛燥之病而又能入於陰分最為可貴然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

甚於他藥也今醫家之用參殺人者多矣蓋人參之入於陰分最為可貴然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

人參長於補虛而短於攻疾醫家不論病之新久或體弱或富貴之人皆必用參一則遇

為謹慎一則借以塞責而病家亦以用參為盡慈孝之道不知病未去而用參則非獨元氣不充而病

根遂固諸藥罔效終無愈期故曰殺人者多也或曰仲景傷寒方中病未去而用參者不少如小柴胡

新加湯之類何也曰此則以補為瀉之法也古人曲審病情至精至密知病有分有合者則正併居

當專於攻散分者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則用人參

以建中生津拓出邪氣更為有力若邪氣尚盛而未分必從專治無用參之法也況用之亦皆入疎散

藥中從無與熟地黃肉等藥同入感證方中者明乎此而後能不以生人者殺人矣人參亦草根耳

與人殊體何以能驟益人之精血蓋人參乃升提元氣之藥元氣下陷不能與精血流貫人參能提之

使起如火藥藏於砲內不能升發則以火發之若砲中本無火藥雖以砲投火中不發也此補之義也

甘草味甘平主五臟六府寒熱邪氣甘能補中氣中氣旺則臟府之精堅筋骨長肌肉倍力形不足者補

之甘為土之正味而金瘡瘡能填滿肌肉也解毒甘為味中之至正味正久服輕身延年補後天

又最厚故其功如此此金瘡瘡能填滿肌肉也解毒甘為味中之至正味正久服輕身延年補後天

此以味為治也味之甘至甘草而極甘氣盛則五臟皆循環受益也

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行血填骨髓色黑歸腎也而長肌肉脾統血充則作湯除寒

熱積聚血充足則和氣散除痺血和利則生者尤良古以用熟地者甚少久服輕身不老補血之功

地黃生地黃從無用熟地黃者熟地黃乃唐以後製法以之加入溫補腎經中藥頗為得宜若於湯劑

及養血涼血等方其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而滑利流通熟則臟滯不涼全失其本性矣又仲

景傷寒一百十三方惟復脈用地黃蓋傷寒之病邪從外入最忌滋滯即使使用補必兼疎拓之性者方

可入劑否則邪氣向裏必有遺害今人一見所現之證稍涉虛象便以六味湯為常用之品殺人如麻可勝長歎



求味苦溫主風寒濕痺死肌氣厚而兼辛散故能除痙平肝疸去汗固肌除熱益陰消食健脾作煎餌益  
久服輕身延年不飢脾胃充則體強脾土者土之精也色黃氣香味苦而帶甘性溫皆屬於土故能補益

建中宮也

莨絲子味辛平主續絕傷子中有絲不斷補不足益氣力肥健滑潤有脂膏自能生汁去面黧亦滑澤久

服明目輕身延年生精則目明子中之最有脂膏者莨如莨絲且炒熟則芳香又潤而不滑故能補益

後知之如莨絲之去面黧亦其一端也以其辛散則則平散之藥甚多以其滑澤則則滑澤之物亦甚多何以他藥皆不能去而獨莨絲能之蓋物之生各得天地一偏之氣故其性自有相制之理但藏於形質氣味者可以推測而知其深藏於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故古人有單方及秘方往往以一二種藥治一病而得奇中及視其方皆不若經方之必有經絡奇偶配合之道而效反神速者皆得其藥之專能也藥中如此者極多可以類推

牛膝味苦酸此止言味而不言性疑闕主寒濕痿痺四肢拘攣膝痛不可屈伸皆舒筋行逐血氣破瘀傷

熱火爛清血墮胎降血久服輕身耐老血和此乃以其形而知其性也凡物之根皆橫生而牛膝獨直

諸下達藥之先導也筋屬肝藏血凡能舒筋之藥俱能治血故又為通利血脈之品

柴胡味苦辛主心腹去腸胃中結氣輕腸之體能疎飲食積聚疎腸胃之滯物寒熱和氣驅經絡推陳致新總上

言之邪去則正復也久服輕身明目益精諸和不能容則正柴胡腸胃之藥也觀經中所言治效皆主腸胃以其

惟未能疏土前人皆指為少陽之藥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張仲景小柴胡湯專治少陽以此為主藥何也按傷寒傳經次第先太陽陽明次少陽然則少陽雖在太陽陽明之間而傳經乃居陽明

之後過陽明而後入少陽則少陽反在陽明之內也蓋以所居之位言則少陽在太陽陽明之間而傳經乃居陽明入之道言則少陽在太陽陽明之內故治少陽與太陽絕不相干而與陽明為近如小柴胡湯之問以從

甘草皆陽明之藥也唯其然故氣味須輕清疎達而後和能透土



麥門冬味甘平主心腹結氣解枯燥傷中傷飽胃絡脈絕補續胃中羸瘦短氣補胃則生肌久服輕身不

老不飢後天足則體健而能耐飢也麥冬甘平滋潤為純補胃陰之藥後人以為肺藥者蓋

車前子味甘寒主氣癰止痛利水道小便專利下焦氣分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氣順濕除則

凡多子之藥皆屬腎故古方用入補腎藥中蓋腎者人之子宮也車前多子亦腎經之

藥然以其質滑而氣薄不能全補則為腎府膀胱之藥膀胱乃腎氣輸洩之道路也

木香味辛主和氣辟毒疫溫鬼氣極芳烈能除邪穢不祥也強志香氣通心主淋露心與小腸為表裏心氣下久服不夢

寐魔寐心氣通則神確定入心木香香而不散則氣能下達故又能通其氣於小腸也

薏以仁味甘微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專除陽明之濕熱下氣直達下焦久服輕身益氣陽明氣利則體去

根下三蟲除陽明濕熱薏苡仁甘淡中和質類米穀又體重力厚故能補益胃氣舒筋除濕中虛故又

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痺凡挾水氣之疾皆能除之乳難乳亦水利故消水使水歸於膀胱養五藏益氣力水氣除則臟安而氣生也肥健

脾惡濕脾氣燥則肌肉充而肥健也久服耳目聰明不飢延年輕身面生光皆滌水除濕之功能行水上水氣盡則身輕通利脾

胃之藥以其淡滲能利土中之水水去則土燥而氣充脾惡濕故也但濕氣必自膀胱而出澤瀉能下達膀胱故又為膀胱之藥

遠志味苦溫主欬逆氣滯之效傷中補不足則中焦自足除邪氣利九竅辛香疎達則能辟穢通竅也益智慧耳目聰明

不忘強志心氣通則精足神全矣倍力心氣感則脾氣亦強而力生也久服輕身不老氣和遠志氣味苦辛而芳香清烈無微不

土心氣感則脾氣亦和故又能益中其之氣也

龍膽味苦溫主骨間寒熱治肝邪犯腎之寒熱驚悸邪氣肝火犯心之邪續絕傷氣續絕傷之氣定五藏藏中救蟲毒除蟲結久



藥之味澀者絕少龍膽之功皆在於澀此以味為主也

上引包  
清甯矣

主效逆之風。經頭腦動散頭。耳節拘攣。風濕痺痛死肌。散筋骨肌。久服明目。利九竅。散者。

此以氣為治也凡藥香者皆能疎散風邪細辛氣盛而味烈其疎散之力更大且風必挾寒以來而又本熱而標寒因辛生溫又配溫經散寒藥其疎散之力更

卷之六

石斛其說不一出廬江六安者色青長二三寸如釵股世謂之金釵石斛折之有肉而實咀之有膩涎黏齒味甘淡此為最佳如市中長而黃色及枯槁無味者皆木斛也因近日無不誤用致付已冬

下氣使中氣不失守補五藏後天得養則五藏皆補也虛等氣虛羸瘦長肌強含補脾久服厚湯

凡五味各有所屬甘味屬土然土實無味也故洪範論五行之味潤下

日  
錄

著實。味辛。主益氣充肌膚。得天地之氣以生故亦明。息慧充口著草神物撰之能前知蓋得天地

也。久服不飢。不考輕身。氣足神全。此因其物之所能以益人之能也。昔聖人坐贊於神明而生蓍。此草

黃重朱堯主熱氣除熱在目痛翳易矣出月目除濕熱在易辛夏有上引除濕熱在帚人合口重角除

熱在下  
久服食下  
苦入心能  
苦味屬火  
其性皆熱  
此固常理  
黃連至苦  
而反至寒  
則得火之  
味與

去濕者必增熱能除熱者必不能去濕惟黃連能以苦燥濕以寒除熱一舉兩得莫神於此

寒勝火則黃連宜為瀉心之藥而反能補心何也蓋苦為火之正味乃以味補之也若心家有邪火則此亦能瀉之而真火反得甯是瀉之即所以補之也 苦之極者

其性反寒即內經亢害承制之義所謂火盛之極反兼水化也

重者味甘微溫主瘡疔久敗瘡排膿止痛之熱毒大風癰疾之風毒五疔鼠瘻之濕毒補虛補胃之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虛小兒百病小兒當補後天後

黃香甘淡而溫得土之正味正性故其功專補脾胃味又微辛故能驅

肉從容陶隱居云是馬精落地所

味甘微溫王五勞七傷補中虛之諸除莖中寒熱痛也

補精則其養五藏強陰益精氣多子

五藏各有精精足則陰足而腎者婦人癥瘕且鹹能軟堅也久服輕

身精足之功

此以形質為治也從容象人之陰而滋潤黏膩故能

防風味甘溫主大風頭眩痛惡風風邪

風病無不治也目盲無所見風在上風行周身體在偏骨節疼痛風在筋

煩滿焦也

久服輕身有風氣除則凡藥之質輕而氣盛者皆屬風藥以風即天地之氣也但風之中人

氣味細察而詳分之必有一定之理也

續斷味苦微溫主傷寒

補不足之補傷損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傷皆能治之婦人乳難之功久服

益氣力強筋骨

此以形為治續斷有肉有筋如人筋在肉中之象而色帶紫黑為

決明子味鹹平主青盲目

淫膚赤白膜眼赤痛淚出凡目病內外等久服益精光不但能治目邪而且能

功火之輕身

火清則決明生於秋得金氣之正其色極黃得金之色其功專於明目詳上扁青條內夫金

色以為色即五金亦以黃金為貴子肖其母也草木至秋感金氣

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

赤走心故能腸鳴幽幽如走水心與脾不寒熱精聚破癥除瘕赤走血凡血

不治止煩滿

心氣益心治血分色為治也赤走心主血故丹參能走心以

五味子味酸溫主益氣

氣欬逆上氣肺主氣肺氣欬則效勞傷羸瘦補不足氣欬藏則病不強陰氣

陰益男子精腎主收藏而精者腎之所藏者也故收斂之物

此以味為治也凡酸味皆斂而五味酸之



藏者冬之令屬腎  
故五味能補腎也

蛇床子味苦辛主婦人陰中腫痛男子陰痿濕癢皆下體濕毒之病除痺氣利關節除濕痰在筋骨之證癰癩心之證

疥亦濕毒所生久服輕身濕去則身輕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濕氣所歸之處逐其邪而補其正也

沙參味苦微寒主血積逆之血驚氣心火除寒熱之寒熱補中肺主氣肺氣和則氣充而三焦實也益肺氣色白體輕久服利人

和之效肺氣清肺主氣故肺家之藥氣勝者為多但氣勝之品必偏於燥而能滋肺者又臟滯而不清

非此不能清也

蘭桂味辛溫主百病言百病用之得宜皆有益也養精神通達臟府和顏色調暢血脉益在內也為諸藥先聘通使辛香四達引藥以通經絡

久服輕身不老血脈通利之效面生光華媚好常如童子血和則潤澤也寒氣之鬱結不舒者惟辛溫可以散之桂性

逐陰邪凡陰氣所結能與藥相拒非此不能入也人身有氣中之陽有血中之陽有氣中之陽實勝者往往補血中之陽如附子煖血肉桂

煖氣一定之理也然氣之陽勝則能動血血之陽勝則能益氣又相因之理也桂氣分藥也而其驗則見於血其義不曉然乎

松脂味苦溫主疽惡瘡頭瘍白禿疥癩除濕火所化之病風氣香散安五藏補脂液除熱性耐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壽故也松之精氣在皮故其脂皆生於皮其質黏膩似濕而性極燥故凡濕熱之在皮膚者皆能治之凡癰疽瘡疥之疾皆皮膚濕火所鬱必腐肉傷皮流膿結痂而後愈松之皮日易月新

脂從皮出全無傷損感其氣者即成膿脫痂而愈義取其象之肖也

槐實味苦寒主五內邪氣熱清浮遊不歸根之火止涎唾清肺經濕火補絕傷陽明主機關此能滋養陽明也五痔火瘡婦人乳癰皆陽明燥

金之子藏急痛亦陽明經脉之病槐當秋而實得金之令色黃得金之色故其性體清肅乃手太陰手陽明之

清肅之氣以助之則火不能傷而自歸其宅不治火而火自退此從本之治醫之良法也



柏實味甘平。主驚悸。清心經之遊火。安五藏。滋潤之功。益氣。壯火食氣火。除風濕痺。得秋金之令能。久服令人潤澤美

色耳目聰明。滋潤皮膚及諸竅。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相之性不假灌。冬彌翠故能甯心神斂心氣而不為邪風。

於實故實亦謂之仁。凡草木之仁皆能養心氣以類相應也。避火所侵。避火所侵也。人之生謂理之仁仁藏於心物之生機在

茯苓。古注茯苓皆云松脂入地所結無苗葉心實。味甘平。主胸脇逆氣憂善驚邪恐悸。心下結痛寒熱煩

滿欬逆。皆脾虛不能化水痰。口焦舌乾。胸有飲則水下利小便。安魂養神。不飢延年。心脾和

液不行則為痰為飲痰濃稠為火之所結飲清稀為水之所停故治痰則鹹以降之治飲則淡以利之

若投以重劑反拒而不相入惟茯苓極輕淡屬土土勝水能疎之滌之令

榮木。味苦寒。主五藏腸胃中結熱黃疸腸痔。止洩痢。女子漏下赤白。陰陽蝕瘡。皆陽明表裏上下

乾漆。味辛溫。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補續筋骨安五藏。實藏中五緩六急。筋骨風寒濕痺

燥故能除。生漆去長蟲。生漆著人肌膚即。漆入地不朽其質。此以質為治漆樹脂也。凡

膏力最厚者補之而脂膏之中凡風寒濕熱之邪留而不去者得其氣以相助亦并能驅而滌之也

辛夷。味辛溫。主五藏身體寒熱。清氣下風頭腦痛。升散面黧。去皮毛久服下氣輕身明目。增年耐老。清氣

桑上寄生。味辛平。主腰痛。得桑之氣也。小兒背強。驅脊風癱腫。和血安胎。胎亦寄母充肌膚。堅髮齒。長鬚眉

之血脉。其實主明目。桑性驅風肝為風藏而開。輕身通神。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寄生乃桑之精氣

之血脉。其實主明目。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寄生乃桑之精氣

之血脉。其實主明目。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寄生乃桑之精氣

之血脉。其實主明目。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寄生乃桑之精氣

之血脉。其實主明目。寄生乃感風露之氣以生。寄生乃桑之精氣



4

杜仲味辛平。主腰脊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其質堅韌者其精氣必足。故亦能堅定人身之筋骨氣血也。除陰下癢。濕補皮。小便利。濕小。

堅溺管  
 久服輕身而老  
 強健  
 杜仲木之皮木皮之韌且厚者此為最故能補人之皮又其中有絲  
 連屬不斷有筋之象焉故又能續筋骨因形以求理則其效可知矣  
 餘瀝之氣

髮髮味苦溫主五癆關格不通利小便水道滑潤疎通之效療小兒癰大人瘡仍自還神化滋養絡脉髮為血之餘而經中所治

之疾皆主通利。便之功何也。蓋心與小腸為表裏。心主血。髮為血之餘。則不能入心。而能入小腸。以

之痿飲及滋潤血脉之功也 金匱要畧方治小便閉  
淋用滑石亂髮知用藥悉遵本經者惟仲景一人而已

龍骨味甘平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純陽能殺逆氣洩痢膿血女子漏下收澀之功癥瘕堅結龍性善入能穿破積滯

小兒熱氣驚癇火安神齒主小兒大人驚癇癰疾狂走與骨同義但齒則屬腎屬骨皆主閉藏故於安神凝志之效尤多心下結氣不能喘

息收降上焦逆氣諸煙心經殺精物骨同久服輕身通神明延年龍能飛勝變化且多壽故有此效

時少其性至動而能靜故其骨最黏澀能收斂正氣凡心神耗散腸胃滑脫之疾皆能已之  
者乃天地之正氣故在人身亦但斂正氣而不斂和氣所以仲景於傷寒之邪氣未盡者亦用之  
陽之純

醫者於斯義蓋未之審也。人身之神屬陽，神非若氣血之有形質，可補瀉也。故治神為最難。龍者乘天地之元陽出入而變化不測，乃天地之神也。以神治神，則氣類相感，更佐以寒熱溫涼補瀉之法。

雖無形之病不難治矣天地之陽氣有二一為元陽之陽一為陰陽之陽陰陽之陽分於太極既判之時以日月為升降而水火則其用也與陰為對待而不併於陰此天地並立之義也元陽之陽存於

太極未判之時以寒暑為起伏而雷雨則其用也與陰為附麗而不離於陰此天包地之義也龍者正天地元陽之氣所生藏於水而不離乎水者也故春分陽氣上井泉冷龍用事而能飛秋分陽氣下井

泉溫龍退蟄而能潛人身五藏屬陰而腎尤為陰中之至陰凡周身之水皆歸之故人之元陽藏焉是腎為藏水之藏而亦為藏火之藏也所以陰分之火動而不藏者亦用龍骨蓋潛其氣以藏之必能自

反其宅也非格物窮理之極者其孰能與於斯

麝香味辛溫主辟惡氣香氣盛則殺鬼精物  
微氣除  
 溫瘧香能散邪  
 蠱毒香能殺蟲  
 痢痊香通經絡  
 去三蟲蟲皆濕穢之所生故亦能除之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久服除邪不夢寤寤寐由心氣閉塞而成此以氣為治諸香之冠治諸香者氣之正正氣盛則自能除邪辟穢也

牛黃味甘平主驚癇通心痰寒熱盛狂症清心家除邪逐鬼心氣旺則邪氣自不能容也則成黃牛屬土故其色黃

也凡治痰涎皆以補脾為主牛脾本能健脾化痰而黃之功尤速又黃必結於心下故又能入手少陰厥陰之分以驅邪滲飲而益其精氣也

白膠味甘平主傷中勞絕腰痛羸瘦香骨節虛寒之證補中益氣補血足則中婦人血閉無子止痛安胎補衝脉血

久服輕身延年精足血滿鹿之精氣全在於角角本下連督脉鹿之角於諸獸為最大則鹿之督脉最

之中皆實以血衝為血海故又能補衝脈衝督盛而腎氣強則諸效自臻矣

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血脫之疾勞極洒洒如瘧狀勞倦則脾傷而血虧此腰腹痛四肢酸疼血枯女子下

血安胎養血則血自止而胎安久服輕身益氣補血則氣亦充阿井為濟水之伏流濟之源為沅水自沅水以至於阿井

下汎上者也阿井在陶邨北三百里泉雖流而不上汎尤為伏脉中之靜而沉者過此則其水皆上汎

成川且與他泉水亂而不純矣故阿井之水較其旁諸水重十之一二不等人之血脉宜伏而不宜見

乃借風藥以引入肝經也又凡皮皆能補脾脾為後天生血之本而統血故又為補血藥中之聖品

丹雄雞味甘微溫主女人崩中漏下赤白沃補肝脾補虛溫中止血滋養頭主殺鬼雞得清肅之氣而頭為之會故能除鬼即東

門上者尤良雞頭取陽方之生氣也肚脰裏黃皮微寒主洩利雞食砂石亦能消化故屎白主消渴雞善

不善飲其腸胃不傷寒寒熱治傷寒有食凡血肉之物鮮屬金者惟雞於十二支屬酉而身輕能飛其能容水故主消渴

石蜜疎土金能疎木雞屬金故能疎達肝氣本石蜜野蜂於崖間石隙中采花所作也疑古時未有養蜂之法則以崖

驚癇瘧平肝安五藏諸不足益氣補中百花之精藏府止痛甘能緩痛解毒香能辟穢除眾病性俱全和百藥



性俱全久服強志輕身不飢不老精神充足故也 蜜者采百花之精華而成者也天地春和之氣皆發於草木  
偏委去糟粕則不滯甘以養中香以理氣真養生之上品也但其性極和平於治疾則無速效耳  
天地之生氣皆正氣也天地之死氣皆邪氣也正則和平邪則有毒毒者敗正傷生之謂蜜本百花之  
慈乃生氣之所聚生氣旺則死氣不能犯此解毒之義也

桑螵蛸味鹹平主傷中疝瘕結血凝陰痿益精生子補益腎氣 女子血閉和通血脈 腰痛強腎之經 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通腎之府 桑螵蛸桑上螳螂所生之子也螳螂於諸蟲中最有力而其子最繁則其腎之強可知人之有子  
皆本於腎以子補腎氣相從也桑性最能續傷和血螵蛸在桑者得桑之性故有養血逐瘀之功  
藕實瑩一氣相通莖葉與實無異非 味甘平主補中味甘淡得中土之性 養神氣香而中虛 益氣力脾腎旺則氣血強 除百疾中和之性

無偏雜之害也久服輕身耐老不飢延年和平之效 藕者水土之精也故能養脾胃之陰生水底汚泥之中而無處  
香而不燥果中之聖品也 不香無節不通故又能疏達脾胃之氣而滋其血脈濕而不滯

橘柚味辛溫主胸中痰熱逆氣開達上焦之氣 利水穀通利中焦之滯 久服去臃下氣通神芳香辛烈自能辟穢邪而通正氣也 橘柚通

而皮辛肉酸乃肝脾通氣之藥也故凡肝氣不舒肝脾土之疾皆能已之 凡辛香之藥皆上升橘柚實酸酸主斂故又能降氣不專於散氣也

大棗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建立中氣則和氣自除 助十二經平胃氣十二經皆受津液於脾胃 通九竅補

不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周身血氣無不補也 大驚甘能緩急 四肢重脾虛則重 和百藥百藥氣味不齊而甘能調之 久服輕身長

年皆補益後天之功 棗味甘而肉厚色赤得火之色土之味故能建立中焦溫養脾胃為後天之本萬物生於土土氣充盈諸經自皆受益矣

葡萄味甘平主筋骨濕痺益氣倍力強筋強志 令人肥健耐飢忍風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皆培補

效可作酒 此以形為治葡萄屈曲蔓延冬卷春舒與筋相似故能補益筋骨其實甘美得上之正味故又能滋養肌肉肝主筋脾主肉乃肝脾交補之藥也

雞頭膏味甘平主濕痺腰脊膝痛下焦濕熱之疾 補中除暴疾暴疾皆生於中氣不足 益精氣強志肝腎足則心



令耳目聰明諸寶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脾腎兼旺則諸效自臻矣脾頭生於水中而其味甘得土之正味乃

中而淡滲甘香則不傷於濕質黏味溫而又滑澤肥潤則不傷於燥凡脾腎之藥往往相反而此則相成故尤足貴也

中品

石硫黃味酸溫主婦人陰蝕陰濕所生之疾惟疔痔惡血亦下焦陰分之堅筋骨壯筋骨除頭禿髮根

生之能化金銀銅鐵奇物金火剋硫黃乃石中得火之精者也石屬陰而火屬陽寓至陽於至陰故

水銀味辛寒主疥癩痂瘍白禿殺皮膚中蟲蟲亦濕熱所生也墮胎至重能墮胎又胎氣始生肝氣除

熱殺金銀銅錫毒故能除其毒也鎔化還復為丹水銀出於丹砂中者為多故亦可鍊成久服神仙不死

以其不朽而水銀五金之精也得五金之精氣而未成質鍊之亦能為金銀等物其所治皆皮膚熱毒

能變化也之疾蓋肺屬金而主皮毛亦以氣相感也丹家爐鼎之術以水銀與鉛為龍虎合鍊成

五金之精而長生久視飛昇羽化自參同契以後其說紛紛高明之士為所誤者不一而足夫水銀乃

氣以國形體真屬支離蓋人與萬物本為異體借物之氣以攻六邪理之所有借物之質以永性命理

之所無術士好作聰明說天談易似屬可聽實則伏羲畫卦列聖繫辭何嘗有長生二字此乃假託大

言以愚小智其人已死說云尚在試其術者破家喪身未死則不悟既死則又不知歷世以來昧者接

踵總由畏死貪生之念迫於中而反以自速其死耳悲夫

磁石味辛寒主周痺風濕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消味辛則散風石性燥則除濕其治酸痛等疾者

除大熱寒除煩滿逆反耳聾腎火炎上則耳聾凡五行之中各有五行所謂物物一太極也如金一

屬肝鐵色黑屬腎石也者金土之雜氣而得金之體也銀色白屬肺金色赤屬心銅色黃屬脾鉛色青

即化為石則石之屬金無疑而石之中亦分五金焉磁石多乃石中鐵之精也故與鐵同氣而能相吸鐵

屬腎故磁石亦補腎腎主骨故磁石堅筋壯骨腎屬冬令主收

藏故磁石能收斂正氣以拒邪氣知此理則凡藥皆可類推矣



陽起石味鹹微温主崩中漏下之病破子藏中血癥瘕結氣寒熱腹痛無子凡寒凝血滯之病皆能除之陰痿不起補

不足強腎補陽起石得火不熱得日而飛疏黃得日無焰得火而發皆為火之精而各不同蓋陽起石

能益人身陰火之陽陽起石能益人身陽火之陽也五行各有陰陽亦可類推

乾薑味辛温主胸滿寒邪之在胸欬逆上氣辛能潤肺降逆温中止血血得暖而歸經出汗辛能散逐寒氣使從汗出逐風濕痺治寒邪之

在筋骨腸癖下痢治寒邪之在腸胃者生者尤良辛散之品尤取其氣性之清烈也久服去真氣通神明辛甚氣烈故能辟穢通陽主守氣厚之藥

藥主散乾薑氣味俱厚故散而能守夫散不全散守不全守則旋轉於經絡藏府之間驅寒除濕和血通氣所以然矣故性雖猛峻而不妨服食也

苦參味苦寒主心腹結氣苦入心以散熱結之氣癥瘕積聚苦極則能洩黃疸寒能除鬱熱溺有餘瀝心通於小腸心火除則小腸鬱塞之氣通矣

逐水小腸通除癰腫諸瘡皆屬心火心火火補中內經云脾苦濕急食明目止淚寒清肝火此以味為治

除火故苦參專治心經之火為多則以黃連之氣味清而苦參之氣味濁也

當歸味甘温主欬逆上氣潤肺温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皆風寒在血中之病婦人漏下絕子榮血不足之病諸惡瘡瘍金

瘡榮血火鬱及受傷之病煮飲之煮飲則能四達以行諸經按血在經絡之中行不流息故凡用行血補血之藥

當歸辛香而潤香則走脾潤則補血故能透入中焦榮氣之分而為補榮之聖藥當歸為血家必用之藥而本經無一字及於補血養血者何也蓋氣無形可驟生血有形難速長凡通閉閉氣和陰清火

降逆生津去風利竅一切滋潤通和之品皆能合陰氣流通不使亢陽致害即所以知此等當參全經而

溫潤兼此數長實為養血之要品惟著其血充之效則血之得所養不待言而可知此等當參全經而

悟其理其

麻黃味苦温主中風傷寒頭痛温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凡風寒之在表者無所不治止欬逆上氣輕揚

肺邪除寒熱散榮衛破癥堅積聚散藏府麻黃輕揚上達無氣無味乃氣味之最清者故能透出皮膚毛



微不至載之氣雖力厚者其力更大蓋出入於空虛之地則有氣血不得而禦之也

**芍藥味苦主邪氣腹痛**肝氣乘脾則痛**除血痺**肝邪結**止痛**血和則**利小便**氣肝

下達於宗筋故小便亦利**益氣**肝氣盛則受益**使歸根反本不至以有餘肆暴犯肺傷脾乃養肝之聖藥也**

**玄參味苦微寒主腹中寒熱積聚**皆火氣凝結之疾**女子產乳餘疾**產後血虧衝脉之火易動補腎氣令人目明

除陰分之火則火盛則傷氣內經所謂壯火食氣是也陰火發於血分火盛則傷血內經所謂諸寒之氣血未寧又不能納峻補之劑惟玄參寧火而帶微補用之最為的當也

**百合味甘平主邪氣腹脹心痛**肺氣不舒之疾**利大小便**水肺為補中甘能益氣肺主氣補肺則氣益矣**合色白而多**其

形似肺始秋而花又得金氣之全者故為清補肺金之藥

**白芷味辛溫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兼濕熱之證**寒熱**風在**風頭侵目淚出**風在**長肌膚潤澤**可作

**面脂**風氣乾燥風去則肌肉生而潤澤矣**凡驅風之藥未有枯耗精液者**白芷極香能驅風燥濕其質又極滑潤能和藥性之所短而後相人之氣血病而不枯耗用之則有利無害者也**蓋古人用藥既知藥性之所長又度定取舍故能有顯效而無隱害此學者之所當彈心也**

**黃芩味苦平主諸熱黃疸**大腸經中**腸澼洩痢**大腸府中**逐水**水在腸中者**下血閉**血之在陽明者**惡瘡疽蝕**

**火瘍**陽明主肌肉凡肌肉熱毒等病此皆除之**屬土屬脾大腸屬陽明燥金而黃芩之黃屬大腸何也****蓋胃與大腸為出納**

水穀之道皆統於脾又金多借土之色以為義詳決明條下相參益顯也

**狗脊味苦平主腰背強闊機緩急周痺寒濕膝痛**凡邪氣之在骨節**頗利老人**老人精血衰則筋骨空際

為尤宜也**此以形為治狗脊編體生毛而多節頗似狗之脊諸獸之中惟狗狡捷而此藥似之故能入筋骨闊機之際去其凝滯寒濕之氣而使之強健利捷也****形同而性亦近物理蓋可推矣**

**宜也**



紫草味苦寒主心腹和氣去心腹熱邪五疸濕熱在血中補中益氣則中焦和利九竅諸竅不為邪熱所閉通水道心氣通於小腸

紫草色紫而走心主血又其性寒故能治血家之熱

水萍味辛寒主暴熱得水之氣能除熱身癢濕熱在皮膚下水氣草入水不濡故能潑水勝酒水氣盛則酒氣散矣長鬚髮益皮毛主消渴

得水氣之助久服輕身亦如萍之輕也凡水濕之病皆能治之其根不著土而上浮水面故又能益皮毛之疾

澤蘭味苦微溫主乳婦內衄清濕熱之邪中風餘疾氣溫體輕故能散餘風大腹水腫身面四肢浮腫骨節中水治內外一

切水病金瘡癰腫瘡膿亦皆濕毒之病利無所隔礙益其曾陰而氣陽故能行乎人身之陰而發之於陽也

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痙瘓驚癇邪氣皆肝氣所發之疾除癰堅於血留舍腸胃色赤走血氣香能消散也安五藏五臟皆血

氣所留止血氣不和則無不利矣瘡癰瘡清血家壯丹為花中之王乃木氣之最榮澤者故能舒養肝氣和通經脈與芍屬陰而氣屬陽也

吳茱萸味辛溫主溫中下氣風寒上逆止痛散寒濕散寒濕之痛咳逆寒熱寒邪入肺除溫血痺辛能燥濕溫能行血也逐風邪開腠理辛香

散風吳茱萸味極辛辛屬金金平木故為經逐肝風之要藥但肝風有二一為挾通竅寒之風一為挾火之風吳茱萸性溫發於挾寒之風為宜此又不可不審也

梔子味苦寒主五內邪氣熱邪和胃中熱氣黃色入陽明面赤酒皸皸鼻白癰赤癰瘡瘍此皆肌肉之病乃

梔子正黃亦得金色故為陽明之藥但其氣體輕虛走上而不走下故不入大腸而入胃胃在上焦故也胃家之蘊熱惟此為能除之又胃主肌肉肌肉有逆筋骨者有逆皮毛者梔子形開似肺肺主皮毛

故專治肌肉熱毒之見於皮毛者也

鹿茸味甘溫主漏下惡血血中之陽寒熱陽虛驚癇心火益氣強志補血之功生齒不老補腎之效角主惡瘡癰腫血

中之毒逐邪惡氣邪陰邪之氣留血在陰中陰絡之凝滯得鹿茸之中惟一點通腎脈腎水乃至靈至旺之物也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設入於人身為峻補陽血之要藥又其物流動生發故又能逐瘀通血也餘義見白膠條下  
體全而未發也故補陽益血之功多鹿角則透發已盡故祛毒消散之功勝先後遲速之間功較輒異  
非明乎造化之機者不能測也

**犀角**犀有山犀水犀二種而水犀為妙  
**味苦寒主百毒蟲症**殺邪氣  
**和鬼瘡氣**殺熱毒  
**殺鈎吻鴆羽蛇毒除邪**木蟲鳥

除之毒皆不迷惑屬寐邪通心氣  
牛屬土而犀則居水水無獸唯犀能伏其中則其得水之精可知凡  
物之毒者投水土則毒自化犀得水土之精故化毒之功為多而其角

中虛有通靈之象故又能養心除邪也

**伏翼味鹹平主目瞑明目夜視有精光**存養肝經  
陰氣之精久服令人喜樂媚好無憂  
肝氣和  
凡有翼能飛之物

召天鼠即鼠類也故日出則目瞑而藏日入則目明而出乃得陰氣之精者也肝屬厥陰  
而開竅於目故資其氣以養肝血而濟目力感應之理也物有珠能必有珠氣皆可類推

**蚱蟬**古人用蟬今人用味鹹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癩病寒熱皆小兒風  
輕虛尤與小兒柔弱之體為宜也  
蚱蟬日出有聲日入無聲止夜啼取其意也  
蚱蟬感涼風清露之氣以生身

也又脫落皮殼亦屬人身肺經之位故其性能清火驅風而散肺經之鬱氣若其實

**白蠟蠶味鹹主小兒驚癇夜啼**風痰去三蟲風氣所生之蟲滅黑黔令人面色好  
能去皮膚之風斑令潤澤  
**男子陰瘍病**下體

蠶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養血故其性亦相近蠶蠶感風而蠶凡風氣之疾皆能治之蓋借其氣以相

感也  
蠶蠶因風以蠶而反能治風者何也蓋和之中人也有氣而無形穿經透絡愈久愈深以氣類

相反之藥投之則拒而不入必得與之同類者和入諸藥使為鄉道則藥力至於病所而邪與藥相從

藥性漸發邪或從毛空出或從二便出不能復留矣此即從治之法也風寒暑濕莫不皆然此神而明

正治奏功也

**下品**

**附子味辛溫主風寒咳逆邪氣**寒邪逆溫中除中焦  
**金瘡**血肉得  
**破癥堅積聚血瘀**寒氣凝結血滯於寒  
濕踈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  
此寒邪之在下  
凡有毒之藥性寒者少性熱者多寒性和緩熱性峻速入  
於血氣之中則暴厥則性發不支藏府嬌柔之物豈能無



害故須審慎用之但熱之有毒者速而易見而寒之有毒者緩而難察尤所當慎也

半夏味辛平主傷寒寒熱肺胃間者心下堅下氣辛能開肺降逆咽喉腫痛頭眩開降之火胸脹咳逆腸鳴氣降則能愈止汗潤氣半夏色白而味辛故能為肺經燥濕之藥肺屬金喜鹹而不喜散蓋欲則肺葉垂而諸痰止汗肺氣氣順散則肺葉張而氣逆半夏之辛與薑桂之辛迥別入喉則閉不能言塗金瘡則血不復出辛主於散辛則散之又有發散之意尤與肺投合也

同酸則一主於散辛則散之又有發散之意尤與肺投合也

大黃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閉結除血中熱寒熱之寒熱破癥瘕積聚凡腹中邪氣之積無不除之

推陳致新凡腹中飲食之通利水穀調中化食助腸胃運安和五藏邪積既去則大黃色正黃而氣香得土之正氣正色故

專主脾胃之疾凡香者無不燥而上升大黃極滋潤達下故能入腸胃之中攻滯其凝結之邪而使之下降乃驅逐停滯之良藥也

葶藶味辛寒主癥瘕積聚結氣水飲所飲食寒熱破堅逐邪氣之疾通利水道肺氣降則葶藶潤而

肺為水源故能瀉肺即能瀉水凡積聚寒熱從水氣來者此藥主之從中焦始葶藶之瀉從上焦始故傷寒論中承氣湯用大黃而陷胸湯用葶藶也

旋覆花味鹹溫主結氣脇下滿驚悸除中上二焦除水潤下去五藏間寒熱五藏留結不通補中下氣開

下達皆鹹此以味為治凡草木之味鹹者絕少鹹皆治下鹹而能治上焦者尤少惟此味鹹而治上為降之功中上二焦之藥鹹能軟堅故凡上中二焦凝滯堅結之疾皆能除之

往能消寒熱蓋寒熱之疾無不因鬱遏而成內經云火鬱則發之輕芬之體能發散故寒熱除也

藜蘆味辛寒主蠱毒殺蟲咳逆洩利腸辟除濕熱頭瘍疥瘡惡瘡殺諸蟲毒去死肌皆殺蟲之功凡有毒之藥皆得五

行剛暴偏雜之性以成人身氣血乃天地中和之氣所結故服毒藥者往往受傷瘡疥等疾久而生蟲亦與人身氣血為類故人服之而有傷氣血者必能殺蟲惟用之得其法乃有利而無弊否則必至於

兩傷不可不慎也又毒之解毒各有所宜如燥毒之藥能去濕邪寒毒之藥能去火邪解毒之藥能去毒攻毒四字可了其義也

白芨味苦平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解胃中邪氣驅邪賊風鬼擊排緩不收和筋逐風此以質為治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淡和平而體滑潤又極黏膩入於筋骨之中能和柔滋養與正氣相調則微自退也

貫眾味苦微寒主腹中邪熱氣除能諸毒之毒殺三蟲濕熱所

芳故能解中焦之毒人身之蟲皆濕熱所生濕熱除則諸蟲自消也

連翹味苦平主寒熱之寒熱鼠瘻瘰癧腫惡瘡癰瘤結熱皆肝經熱

血分者大抵氣勝者治氣味勝者治血連翹之氣芳烈而性清涼故凡在氣分之鬱熱皆能已之又味兼苦辛應秋金之令故又能除肝家留滯之邪毒也

夏枯草味苦辛寒主寒熱瘰癧鼠瘻頭瘡所發破癰散癰結氣

此以物稟之氣候為治又一義也凡物皆生於春長於夏惟此草至夏而枯蓋其性稟純陰得少陽之氣勃然興發一交盛陽陰氣將盡即成熟枯槁故凡盛陽留結之病用此為治亦即枯滅此天地感應之妙理也凡藥之以時候

藥枯為治者俱可類推

水蛭味鹹平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積聚諸敗血結滯之

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氣者易治阻之久則無生氣而難治蓋血既離經與正氣全不相屬投之輕藥則拒而不納藥過峻又反能傷未敗之血故治之極難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遲緩善入遲緩則生血不傷善入則堅積易破倍其

力以攻積久之滯自有利而無害也

桃核仁味苦甘平主瘀血血閉癥邪氣凡血滯之殺小蟲敗血所

調和暢達者此能入於其中而和之散之然其生血之功少而去瘀之功多者何也蓋桃核本非血類故不能有所補益若瘀血皆已敗之血非生氣不能流通桃之生氣皆在於仁而味苦又能開洩故能

逐舊而不傷新也



#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龜毫無依據而旁事萬物之隱微爰憑既款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其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証定方經之可效薑桂入口即熱苓連下咽和室已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至即愈以死之理澄有偽熱偽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名震顛越極重亦得例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傷寒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不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其有無效未病漸痊其有藥至名誤病速易割即歸咎於藥者有藥幸大誤其害未幾反歸功於藥其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



定之論此最無慝者也事既主慝則故之良賤仍由而定曰有之世故熱  
形狀偉剽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游推獎則著名醫殺人而人不  
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老歸之故醫道亦  
慝而醫之良賤更不有慝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所能  
如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世信其學術而并位之醫彼以為是  
誰敢曰非況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  
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至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  
有盡而賞盜之害未盡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  
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  
其反踵背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清正於明理之君子  
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此不  
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洵汪律大桂題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主字繫項上文主字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寔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閉閣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文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津液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乃即內經之根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

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明明說居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

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恙乎問也。若有物可

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因心立論仍是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行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人因外感內傷。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談命。傳道草率。若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八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子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色。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網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知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玄難言。萬法歸一。皆暗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賢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遺。此等怪論。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誤。而八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極而指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此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紅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腎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半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何以無形。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經結篇云。太陽根起於目。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始於命門。王啟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之所。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之。蓋以目為五臟六腑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闢之地。目之所則。兩目也。經文照而啟開。隨時於門。守義為切。若腎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焦如渥。不偏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引過令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掌命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

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之責。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

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即上行交養至腦中為髓海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肢此指何物之精液也

精液且何三焦此又名阿指耶從諸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不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

相火衛生會篇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必指相火而言其精液上主於脾脾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其

實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隨命曰榮氣又云上焦亦與榮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

文鑒鑒者指榮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無形之火前指三

水氣杜撰不倫頗解錯亂真誤語也曰是難五臟之真惟腎為根物為五臟之真阿指諸齊腎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

後生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

兩岐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待之義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後

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膀胱與三焦無此則三焦不化如何後脾胃無此則不能

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將諸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命門為主無忘惺已極余有一維焉譬之元宵之驚山走馬燈拜者盤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盤者飛者走者軀壳未嘗不存也走馬燈中之火

皆足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之機關而動若五臟六府各有生氣豈專持命門即惟其視五臟六腑皆為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臟六腑之方專持一八味丸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則上文言不攝余所以論論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已屬偏見死治病入視其病夫既曰立命門之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而欲而日夜戕賊此火喪之人一概補陽又為誤人之術矣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寒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缺成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乃



水中之火相依而水不相離也有上無下之病即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散去火只補水以配火  
 壯水之主以鎮陽也上文俱為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之添轉出水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  
 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人其苦必如此所謂作偽也  
 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  
 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  
 不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  
 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舉用二方  
 氣體如何而後製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  
 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  
 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在太極何以又屬坎若坎論則坎  
 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  
 德也微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理為取  
 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卑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仙佛我不知若  
 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目為欄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便易出  
 儒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出  
 俾即使其醫道更精見此等議論亦非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知性命之  
 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焉呼吾儒道八九  
 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

土

陰水 木

金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合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土則古聖之學一不可改也  
 陰水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  
 木則古聖之學一不可改也

則古聖之學一不可改也  
 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



擊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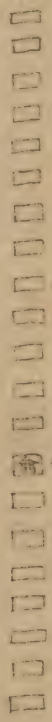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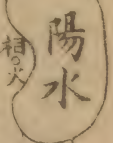
未分所以為太極豈有未分之時為太極已分之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 既明陰陽則不可名太極矣蓋

時為太極人極已未則陰陽矣豈得為太極耶 大極者已分之陰陽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豈有

人跡吾恐世之讀之者偶不經意即為所惑貽誤不小也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

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

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

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云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旨而其言尚有影響至分左為陰水右為陽水又陰水為真水陽水

為相火又左一黑圈為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為相火之穴種種杜撰支離真屬謬語 按甲乙經有骨十

四椎下有命門穴竅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六名也非真有物如小心有在脊骨之內為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六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心有者耶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節自下數上則為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

也此句出素問刺禁論云兩腎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

指心也言似得小字之意按靈樞經論云有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勿能容也故諸邪之在

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可知心藏於內必有出入之處則有脂膜結聚於包絡之間形如小心似有此理誠

者中之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列並非表明小心即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也豈可因此刺禁中偶及之語遂

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摘此句是欲以小心為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一障之明也小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與醫病而先生獨外心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為無用哉  
 盡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  
 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身養息而  
 為生生造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心是皇極殿  
 腎是乾清宮是君身在皇極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彰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到腎則有腎  
 火而無心火有心火之時腎惟一團陰精之氣有腎火之時心遂為空空蕩蕩之物向也以命門為主今  
 又以命門之君主即心之君主即命門之君主而心與命門皆是空空蕩蕩皆非君主前後背象真  
 乃隨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動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批云此段語甚法大抵呂氏之心先死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問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治各病四字何等不  
 耶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蓋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關快當親切處  
 有前此所未及者且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政殺人報仇其顧病機傳變輾轉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子必且行此止此之謂也顧病機傳變輾轉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反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若一病有各病之本原各病有各病之偏解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敗證亦有補遺其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概用八味一方則止大亂之道矣然以之  
 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造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  
 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滅裂大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  
 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  
 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使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  
 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  
 順承天古人善體易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  
 不得專用則可謂不用則



不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

形生出有形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氣固之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專補氣也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忽引老子語其生无消長陰陽之常度古人所能損

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求未濟而預有之秘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然無陰而後已即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陽抑陰又是一義非補氣不補血之謂若云聖人扶氣抑血成何語耶總之此人心理已絕凡所引證皆全然不思隨口道本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不暇神農嘗藥按陰陽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人耳

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

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應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用此有目所共見乃敢肆然曰一應苦寒俱不用此真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其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用可也要之服藥原是治病無病本不必服藥內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五畜為益藥攻和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毒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則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舉禁寒用熱能不十殺其五耶

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服藥原為治病而設並非藉以生長氣血也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

轉否為泰之運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于九地之下此東

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動筆便自相背誤據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降陰於九地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此種背理之說是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胡扁蓄之本無是理且



補中益氣湯不遇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若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時為歷元也將千古聖人不斷定指為無稽之談而不知上古甲子雖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準為可憑者即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曆選擇已定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擇賢庸快細思之不可信乎不可信乎能不啞然失笑也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秉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

哺而陰始生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當發生之時乘初陽之氣生而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

全無陰氣也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何得杜合

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言況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

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子指陰精而言不是之陰血令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補血亦有時必

用何法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而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要放山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五行乃陰陽之分豈有水火反為陰陽之根者

盡觀之天地間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掌行夜

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

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

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終始變化之父母。生發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陽，火為陰。又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又曰：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在外。陰之使也。其言陰陽也，詳而且明。故五臟合氣之則心肝脾肺腎陰分言之，則五臟各有陰陽。惟腎有兩則左屬水，右屬火。而為陽人成，真氣藏於腎中。腎之陰陽必宜保養，不宜我賊。此諸臟尤為重。何等明白乃幻具存，而所以運行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若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亦二十五度。行陽行陰內經精，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如此說則八味六味之能補真陽真陰，竟足補太極之真乎？五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焉？其論自投魔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即愈。此亦有者，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盛格陽，陽盛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天之真字。本不通之至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枉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然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



形何謂無形而有聲不計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

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欲還就己說遂不顧義理如此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不隨陽

下伏然則冬至以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

火衰腎中陰盛不節慾有傷腎者有傷陽者何得專指為火衰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

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溫腎藥宜可亂投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冬陽伏之令

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非哉

以治虛火苦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氣非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輝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

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閉肺痿肺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又曰肺火何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

也水銀乃未成之金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莫不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

木中之脂膏木入坎水乃是井卦之象豈木中之水耶經則凡井人身足下有湧泉穴以指為木中

以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皮膚之內亦非木中之水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

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

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

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中風論



中風之疾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問子當作五百年間出之問當專主虛論不必

東風明明說是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并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論反將五百年間

病出之病立為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譬如論中暑病而曰不必兼暑中寒病

則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向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先以此病為

經虛之證也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既名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

是向肺腸之書具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自後醫書雜出使後學狐疑不決

虛治本不治風之說豈可誣之學中風者何言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治中風者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臂中分陰陽水火

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

以陰虛為主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此為一定之病則男子患左者又何必說耶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中風寒之方即

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

風辨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皮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明白曾不一見耶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中風之證雖亦有各經之殊然亦不過一二現證宜如傷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

寒之證豈可分者加減法皆後人所疑非金匱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

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知

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熱於本方中加附

子乾薑甘草少陽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

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

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間而



有之概云抑之所發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章主仲景凡讀仲景書者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外入中寒從內傷寒亦有傷風傷寒之不同況本陽病而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異經經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二書如是自開簡便門戶不足發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胃之至重者其法以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中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平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反元矣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不八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熱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表症何若在他經則無此證矣三陽亦有表證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難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微出汗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為止汗之藥即風邪何能出若無頭痛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脉不浮不沈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沈沈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沈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證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卧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沈遲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竟其說反以直中陰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用辛熱之品而陽經傳入三陰之證其間善治等湯皆仲景治陽經傳入陰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非盡熱證矣其人必素有火者有火之人何嘗無中寒之病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入必無火者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何嘗無傷寒論不必細分別祇問其人之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此則以傳經為陽證直中為陰證至則置而不傳經之三陰證論豈傳經即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耶蒙混已極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桂枝湯中薑棗為至要之品咸無記遺方而五味何耶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蔥白 生薑 桂枝 麻黃 甘草 大棗 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疎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者彼之改白為赤者湯中並無白芍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加麻黃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正陽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虎則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腑病迥別此最大關前經大鑒鑒治五死矣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人參為怪誠蓋小柴胡之得名專以有人參也用人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榮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即此經無出入



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則病在表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有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

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此又蒙誤之極者

熱之證只有石膏知母甘草梗米四味至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至以糯米梗尤為不與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書

皆屬寒和傷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覺此

第一大關節也乃以此為太陰之藥豈不誤極蓋小承氣乃陽明正藥止與太陰相反况太陰病宜有汗

從潮熱狂言等語真乃用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證語太陰無用承氣法解在前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少陰

晡發熱者陽明也脈沈實者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新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三

在少陰則熱新深手足逆而不溫也用四逆散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手肘下過手膝以

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皆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

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方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

敵易一字而錯誤如此則後人以誤傳誤全失製方之義為害不小矣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



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此又亂道之

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傷寒傷風而言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句為陰證即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

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連陽三四經辨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一

投即變可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

恨極矣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條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陷入太

陰於裏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證而用大黃則寒邪益陷而下脫其危可立待也若自利腹痛

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

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有仲景

理至真陰真陽則元為邪說從古無真陰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前諸公豈能預料後世有

創造邪說之人而先導明之耶蓋仲景論傷寒則說傷寒傷寒中何得以前論五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

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陰虛中何得以真陰立論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五臟各有陰陽則可謂腎為真陰為假則不可論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子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明云邪之所

則知是何邪湊將安湊耶若五百年間出之間則是千中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

無一直云內傷中無傷寒可矣何又入傷寒條內耶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

發熱等證俱是內傷惡類傷寒切戒汗下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以為內傷多

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主加減出入

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以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以本方加羌

活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條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啟其端然

尚不至如此之甚總之治病必求其本一病自有一方自然隨手皆效必立一方以治盡天下之病關

命所關固至難極重之事原不可令下愚之人為之也實為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

門也陽虛發熱從來所無經云陽虛生外寒未聞陽虛反發熱者若陽虛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

六七亦與傷寒無異傷寒桂枝麻黃二證俱在豈有反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



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其

大熱面赤口渴煩燥飲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此等誤治而遺延以死者不可勝計所以痛切而

批此書若其偶愈者則必其和氣甚微兼有浮火之人耳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

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嚔即愈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兼用但或和氣未盡則熱地五味黃肉俱能留邪為害也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和

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惡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

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蒼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

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左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證乎渴

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在陽明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必驅邪使出也若以熱地黃肉補之飲之安有

不死者况六味為腎經滋補之藥當和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入少陰使和氣益藏而無出路從此之後

雖小疾亦無愈期而多變證矣近日庸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從百藥不效不答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為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證也嗚呼傷哉既成躁實堅之證仲景不

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諸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八味湯即仲景之

六味諒亦可深思而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造承氣之霸術又自如此方之為害造大柴胡代之仍就不

大黃等峻藥其機與仲景之愚昧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辨所

以辨者為天下有一隙以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愈

者十之八九哉六味者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果能傷其元陰

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渴煩躁躁與傷寒無異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不旋踵耳况陰

因元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何承夢話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

皆濡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如果腎虛之證則純

皆以承氣治虛勞如條傷寒則仲景當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即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

陽虛者最難越上為害反用升柴以提之乃連之死也東垣製此方為胃陽下陷而設非泛指陽虛也如此誤解即



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不得用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

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此處直云不可攻邪竟不論何經傷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

溫病論

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

枯矣溫病非少陰之證且渴者多蓋緣其入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其惟其有火在內寒

三四月歷時既久火為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自冬至

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又云非有感冒何前後

之藥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葉胡為少陽陳微之藥加入腎經滋補藥中將引六味入少



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為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發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言多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歧傳經之說自內經始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六經之義且難訓古聖以爲支離多歧此天理絕滅之說原凡雜證有發熱者皆有頭疫項強目痛鼻乾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

脇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如減出入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亦鬱雖證所不能外惟六味則斷斷無治雜感之理也

嗽而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如此亂道不知是何等之人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何等文理腰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何涉中外相薄寒感熱生寒極生熱故爲寒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此係遺內經又怪異之極皆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其狀下支岐伯即以此傳經及內經病狀分別言之明白詳悉何嘗有外疑內鬱等語為經又無忌憚已極至云傳而為熱不憚人事感傷寒第一日在大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爲熱論今改則字為傳字從固不知寒之何以為熱

則以士文造出有火無火等和說也

鬱病論

內經云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啟玄舊文故多誤無稽之談隨口而出可恨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自古從無一法可代幾法者若爾此書何止可代口而由可恨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先生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在木中則不特此也非空中則不特此也



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然則非五鬱也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

其木鬱則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道遠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

陽之氣何以只是肝氣高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何以鬱必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

伸不能上伸則下剋脾土而金水併病矣何以併病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肝為風藏最

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平而溫者柴胡

正驅風之藥非即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黃連獨非寒藥乎且肝最畏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

肝以平木何反能平之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

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

此處又要生木前從顛倒如此生木而心火又旺銷鑠肺金金土金又無用矣其意專為要用六味而鬱證六味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子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剋脾土且

土亦滋潤無燥熯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必章連說下方可一法代豈惟是哉推

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寒熱嘔吐吞酸噎膈胸膈痞滿小腹痛悶頭

暈盜汗黃疸瘧疾疝氣瘕泄等證皆對證之方也一法可代諸病法推而至於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凡外感者

俱作鬱看一法可代傷寒諸法余所謂不但一法可代五法天下萬病萬法皆可代者誠然哉誠然哉

病之真傷也差乎古人治病不但病名之異者各有治法即一病之中亦千頭萬緒種種各別乃竟以一方

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所謂神明變通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

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證病本無此等以熱實寒之證具所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



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其者尤須臾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從逆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道遙散 柴胡 薄荷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苓

呂氏曰六味加柴胡亦左癆法也合道遙散謂腎肝同治但五癆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二方同用為無

此理薛氏本庸醫之首經此二人一表章元人無盡矣

呂氏又曰以加味道遙散六味丸治癆自蘇長洲始也亦說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趙鞠之書窮即道

遙之歸焉也越鞠之倉朮即道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麴即道遙之陳皮也越鞠之香附即道遙之柴胡

也越鞠之梔子即道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道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道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

居上亦從古作述之文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丸枳朮萬全解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藥而禁不用哉此

議論不但明未庸醫之技曷盡見而呂氏之分毫不曉亦和盤托出矣古人治病一病有一方之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法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一病之方有一方之藥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商連何得易以石膏此醫道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即可當某

藥倘有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不容易以附子商連何得易以石膏此醫道之所以難也今云此藥即可當某

義用藥之妙何嘗覺見哉



醫貫破卷下

吳江徐靈胎回溪著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寒氣致病亦間有之偏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

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先入肺主皮毛水冷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不火也故經

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發嗽帶痰而出問其入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問必有或

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以上數語熱極之病何嘗無之一誤則立變矣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

降火之劑病日深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而奪

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經衛生會論專為汗血一類故脫血之人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

以至理二字贊之慶人說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耆 白芍 五味子 此方出東垣蘭

室秘藏治吐血門其湯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散原有此理但亦須有先後次序即使一方之中欲

兼顧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古人曾有合用者用之始不害製方之義乃散者欲者寒者熱者上者下

者輕者重者表者裏者燥者潤者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哉蓋藥味既亂生人固難殺人不

服之或不至於死而竟愈亦間有之但古聖立方原有定法最為嚴謹至唐人專重藥性規矩畧然古

法仍不甚失至宋末猶有存者自東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功夫頗深自成一家雅崇已久

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客曰吐

血可用辛熱為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真陰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云然

宜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

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謂之氣自然無形謂

妙之說以欺世其實只見其支離耳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日月未嘗無形



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為主宰將早熱之藥補太極恐尚遠涉則又微

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

寄於兩腎中間故曰此五臟之中惟腎為真餘臟皆假有是理乎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又問曰真

陰真陽與血何干子曰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

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

附而泛之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理之所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

陰真陽為要也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

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苓遠志服之而愈呂氏云此證令人

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勞傷肺氣吐血用歸脾湯問或有之但斷斷不用補中益氣耳况補

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誤種流傳至趙氏等而極真堪痛心者也中益氣湯中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發法東垣者有之

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合宜即有小效但藥是而不成方或不能逆愈或不能

全愈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法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也惟急證危證大證奇證緊要關頭而製

方有非則徒有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為章程耶且安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

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溺溺等證

熟地

山藥

山黃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

按八味載於仲景金匱要畧中凡五見一

見於第三篇云治肺氣上入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

主之三見於第十二篇云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腎氣丸主之四見於第十三篇云男子消渴小

便反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五見於第二十篇云婦人轉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

主之觀此五條皆為少腹膀胱寒濕之疾為多蓋腎者水藏凡水病皆歸之故用茯苓澤瀉山藥等利水

之藥而腎虛忌燥故又用熟地山黃等滋陰之藥又水為寒邪故用附桂等助陽通痺之藥相濟而相成







澤瀉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  
六味有有形之藥何能補無形之物愈說得高妙愈發陰矣

無形此又亂道之至者何物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即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

驗者以六味代之五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和

雜病無不貫攝有知難者決不為此言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

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峯高鼓峯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

醫且記兩方可治蓋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焉不能辭之而承流揚

波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峯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之辨知趙氏之謬則餘者自

能知矣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九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

朮當歸五味合道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以生肝故去芍

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六味方中何以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為生此相生之法別是一義不得如

制木遠隔幾藏則六味補腎即使生肝奈何奈何 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為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真游龍戲海之

妙去澤瀉而加參耆朮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何合得六味 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

從合生脈來以生脈中無白朮且何 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止一茯苓何用當歸

黃耆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為發熱作渴小便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

非生小 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

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枉勞 又一變而為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

地黃丸陰如何放肆 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道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

都氣道乃必指方中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熟地從何方來從何方來從何方來其曰耳內癢痛或服

皆痰喘或熱渴便溼而總為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疎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



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滋養之意所以抑之也前生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一變而為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槿子當歸史君

川芎此更怪之怪者史君乃升提之品將提六味於何處即抑欲令川芎亦入腎也盡是直瀉厥陰風木

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病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

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趙氏則以為六味加減法須麗其善用六味雖薛氏啟其悟端而以

上變化概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集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為疎肝益腎此則

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入腎此二句乃趙氏一陳之明但不其論亦甚開嚴

密然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薛氏諸加減法皆

盡從之亦非必能知其謬也其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耳然其以薛之

加減為未嘗不可謂其無一隙之明乃呂氏又不以為然而轉崇薛氏則其皆情更甚於趙矣○古人製

方之法有上下大小燥濕寒熱緩急補瀉內外升降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

亦有並用之法然必其經絡相通雖相反而實相濟又必先聖方中曾有合用者乃可加入否則即為杜

撰其云從某方某方來更屬可笑夫一藥乃萬方所共安見此味必擬於某方如有人作文自註云此而

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文來豈不令人噴飯即呂氏述其說而稱之我不愧薛氏而愧呂氏矣此而

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此道一篇到底具

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

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

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其心殆如

###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

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素問論云

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虛生外熱陰虛生內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陰

冬不寒盛夏不熱則是陰陽充足之候去天神不遠矣豈反是真水真火已竭為將死之人乎是方也熟

地山莫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俱不得為潤藥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



中補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內並不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熱得木而熾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熾遇水則燼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燄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燄灼自消矣光撲滅今人幸以黃柏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燄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一驗也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連耳是補龍雷之火非滅之也不顧文單以大言以惑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燥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子認不真誤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公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此又自述王太僕語而誤者諸寒之五句出素問至真要大論王註云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祇此五句是原文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治其熱無宜自退乃熱仍在此不可以陽當於陰分增益其水以配火則陰盛而陽自伏不用渴而用補所謂壯水之主也寒病以熱藥治其寒寒自宜已乃寒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陽分增益其火以配水則陽盛而陰自伏不用渴而用補所謂益火之源也何等明白下文即接云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明指心為陽腎為



陰即經文司天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腎言已屬不論又造出無數句  
道且接出必須六味八味丸一句似亦是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益火之源二句為虛  
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真王太僕以屢用屢效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  
來不易之神方矣嗚呼豈不冤哉  
然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  
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血脫  
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  
參而不必服藥也若云生出非但緩不及事且全失用參之義矣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  
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  
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實熱之證陽明火旺面固赤腎火其口渴者腎水乾枯以水自救  
也陽明證口渴最甚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  
問其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服菴云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虛人敗證總無升法云宜溫則  
得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 效咳論

外感風寒而效嗽者令人幸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條形氣病  
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安見有外感效嗽而用者亦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  
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  
藥宜立方之盡不通也然則竟不必問其何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  
而入耶因一饒大補可耶古人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枝湯中有芍藥  
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並非為補脾而設傷寒諸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  
出邪已入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墜藥牆垣以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  
如此則賊易去者非至愚乎當改云已入之和終身不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  
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耆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亦非效



此子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此句不如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仁齋

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咳嗽暴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

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此亦當問其母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補

何如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此二藏為然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

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而不生不從何來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

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以火來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

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是肺自病即是邪病即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病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咳嗽咳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上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效血嗽

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

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吐血五臟皆有獨肺為多偏要說腎腎病無肺病論病源為

則可下焦之血必由效吐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治即使與此病毫無

干涉必先將此病牽到腎經然後用此二方其或斷斷不可牽者則以真陰真陽太極圖之褚氏遺書津

夫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是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腎者亡明之故書也

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身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遺書云在下為精今改為水與伏

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褚氏之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血

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為痰惟六味地黃丸獨補腎水如有效嗽等疾及

嘗無此等則未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揀肺肺氣上逆效補胃藥收功

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上衝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遇道此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火燔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焉盛衰二字誤解不得經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凡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乘而盛者有本經之氣血結聚而盛者有外感及別藏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治法亦異嗟乎盛衰二字極淺極易而醫者所言之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此何勞辨耶如腎有餘者即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淫之氣皆為有餘何但火哉海藏之辨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真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焉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主水主封藏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頭腦但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能上焦未清痰涎湧結服此非惟不能下達且氣逆涎升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效嗽效嗽之甚則喘凡謂喘證只此陰虛病六味一方豈不孟浪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喉屬陽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嗑乾及痛素問云咽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此又亂道靈素陰少陽足陽明手少陽少陰諸經皆有咽喉之證今皆抹殺專指為腎經之疾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心也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痰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加蓋緣腎水虧損亦有實火者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喉痛之候風火者十居八九即以此滋膩酸鹹之藥投



之百不一生如平西士成之間咽候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溫燥之藥者立斃即清涼之藥而少又有色  
 如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年寒清涼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活者矣  
 慾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若遇陽明有火  
 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挽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咽喉如曲突突火炎  
 若以水自上灌下突暴裂矣如曲突之火已熾炭及屋宇安得不以水沃乎惟竈床下以盆水暖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  
 驗也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鼬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此乃氣上脫之證宜入麝中風係非急候痛急  
 參薑汁豈速宜人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  
 遲則不救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  
 六腑各有精矣若指腎藏精之精即目雖肝之義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明明說五臟六腑之精則五臟  
 是此精將目中之脂膏盡在腎中即目雖肝之義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明明說五臟六腑之精則五臟  
 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享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乃飲食所化  
 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曰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  
 反經背道已極至受脾用東垣益氣聰明湯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  
 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目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亦一偏之見六  
 目但子和一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若像和火豈補水所能化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仲  
 賢原機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若像六淫  
 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哉則壯水之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

中焦何以必定虛寒宜無脾胃實火者下焦何以必定陰火宜無虛寒而通陽於上者

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

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

輕則用補中益氣

用升補重則用六君子湯

實熱而至發熱作渴反用參朮橘半是何腸肺

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

亦有邪火

用人參

中湯大熱大補之藥用於口瘡之

手足逆冷肚腹

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

此是口瘡原經或口瘡本證

其不變為危險者亦鮮矣

因口瘡誤治釀成此等敗證也

多端宜其熱虛實四字所能盡

為治口瘡之方也且口瘡治法

本證者本有虛寒之證通火而成瘡也此則不治瘡而治本不可以此

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

用八味丸作渴吐痰何得用八味且

日哺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

四物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

口瘡而日哺發熱則屬陽明矣以下兩方解不合且四物湯加

八味丸

口瘡之法久不應而忽改作八味丸則

是誤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薛氏治口瘡每云是病全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不應又

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某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證是以藥試病矣幸而天命未絕能待換方而愈

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換一方仍不應而死者豈少哉蓋能變藥審為何病猶恐藥力不

至不能有功況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家但謂庸陋者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又奉為模範何愚之甚

也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

寒亦何必腎水之氣或因他病或因

本藏上盛則下虛上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化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經不及炎火乃行

熱則下寒無一定也

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薑附散其寒

既成瘡則火已

降納而惟峻補助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火安有不危者乎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

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心

致龍雷之火上炎熱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

治腎為急

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為消渴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清明是心與

大腸之火既腎無干反盡從腎治即所謂腎火上衝之證往往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腎水之氣



之火既上則下焦之陽衰則陰盛水在陰盛故不能多吸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證而服降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

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此是之證與肺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澤槁香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

考乃道出此無何即趙氏所說無往非夢而此則又夢之最不經者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將瘡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軟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經云諸痛癢瘡皆屬於火又云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凡經大洩瀉血之後陰血大傷作渴煩燥孤陽欲起乃反以辛熱逐水之藥速之死響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如此該腎中滿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畧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為主須補中藥氣湯或六君子湯溫補之

水未去而補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似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

治病而講體統無所已甚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

之利和氣正所以衛正氣亦利之耶

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就鑿則失之矣

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爾云必須補腎則禹當日低日益水之源可矣

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開則胃腹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門

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門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可知決

清為勝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政內經文氣化二字為火化意在八經曰

三焦病者氣滿小腹光堅不得小便溢則水流而為脹日溢曰水留尚惟張仲景制金匱腎氣丸補而不

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無

誕之手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萸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為主以補腎中之火八味丸為利水之劑說見前

濕之藥而水為陰類故以附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黃肉為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猶不即用須累

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致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為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大極之藥若

必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則三焦有所宣發善然之氣塞乎天地此大帽子腎氣不虛

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二味最

為切當方見金匱要畧故名金匱腎氣丸金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後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下純子

六味而病其證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

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雖用利用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

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水火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即上積於肺而嗽甚則為

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溢其水而生病也

五臟之脹皆屬於火從無此論腫脹用八味固是正治用六味則無此理也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

則陰氣盛旺且無半毫之藥則水道必不能開但或遇陰虛之人則用藥忌太燥熱耳此人治病六味八

味不可缺一此論用八味而遺六味則真陰又無着落所以幻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



尚欲不試有驗故錄

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太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此處三陽皆指三陽經也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結熱則津涸小腸結熱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然則內經何以不云少陰結謂之膈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為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熱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開瀉下既不通必反干上直犯清道上衝吸咽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豈有食未下理乎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腹飲者則食易下而水反難下矣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又沸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而不寬大也本條腸枯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太僕只言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治翻胃法以奏上六味八味二方我想其作偽之心不知如何詭秘也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何以必定無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此則又爾論病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若曰開鬱香燥之品開鬱者亦不必專用香燥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何獨此純虛之證反曰不虛耶此症多痰涎凝閉當補陰者絕少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此症多痰涎凝閉當補陰者絕少燄光自滅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惟此處疎泄不係肝也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明是腎中相火偏要說是肝火凡肝火動者必上升而易怒令人



每入房之時必火升而大怒即心不秘之火如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薛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九為主煎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此又怪異之極者濕熱如何提得且既已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耆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來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論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為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辨在前立此方以治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平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將歷古治病之方一齊擯却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攻邪不是攻正何以虛者愈虛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對證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仁義之師亦非竟不用兵刃也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坤南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此火氣為先天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後天則伏義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後天則伏義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後天則伏義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後天則伏義此圖何為而設也



致役乎坤悅言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何以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好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即上文先王發天圖之有帝與神即予先天要論中所稱

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雖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此先天之氣前要用六

生獨會其宗此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此先天之氣立於天尚未真萬世無窮之秘余所以請諸為言也若飲

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憂憂損耗元氣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

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大與元氣不兩立此要將火滅盡元氣方存豈非胡說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

腎名曰重強何以虛則反下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講經云脾脈太過則令人四肢

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證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皆學舌語也則無陽以護

其榮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傷寒發熱拂拂如

羽毛之熱熱在皮毛在皮膚為尤劇如何皆只微熱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內傷雖熱總不如外

經右手氣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論道脈大三倍是謂甚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瀉是危脈也

急是強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此五脈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其勞傷是飲

食不時寒溫所失又何以鑒鑒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如此以上語語不接說內傷脾又若外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是也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是也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是也



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何不云東南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耶？然則肺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元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

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亦有元氣，如何陷入腎中？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

部也。陰氣如何能飛越？馬可不引而歸原耶？引陰歸原，未前聞。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即前怪法。朝服補陽，暮服補

陰，互相培養。

###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天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剋削之藥一用，飲食雖

消，但脾胃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

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消化之藥原不教人長服也。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

雖美，但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藥必惡。然則陷胸抵當等名皆大補之劑，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

大方家可用也。古人立此名專為欺人而設，不知古人與後世何仇？欲騙人入其彀中，即大方家以其名之美，不可用，然則大方家所用皆惡名之方，即夫有醫術有醫道，術

可暫行一時，道可流傳千古。道中無術，術中無道，是術補藥是道，一而能作，一時之人不妨有古方，有今方，有

聖方，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六味八味二方已足，若脾胃惟東垣為聖，選而用之，

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

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如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

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

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東垣之未及也。治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外因與

起諸者，此二語耳。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不吐則死。此語出難經，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若有吐病則不死，蓋吐



則氣逆上湧所以下部暫時無脈吐定之後氣平而脈自復非謂無脈之人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食未消化如何即下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柯不用八審

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柯不用六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少而火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虛未病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旺亦補譬之天平此重即彼輕陰火配之配將到幾千百分而後平即宜其治傷寒陽明壯熱等疾皆用六味也

一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令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據爾亦知馬子

一定若一鍾物重 或曰正當胸膈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枳殼木香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補益擅用發散劫伐太過虛痞之病也經曰下文經語音是自達無忌憚

內經者下焦虛之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之庸醫值此難以措手疏啟其

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

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大劑一服即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書不可不知也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由垢自汗口燥胸膈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

或臥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即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溺熱土上取熱土掩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

香丸湯調灌下如無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

薑桂枳實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其烈能通諸竅也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干不得

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仍有用辛熱者然必審其光寒之脈證全具方可一傷暑而

用乃以去暑證盡然則病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

苦頭痛發躁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倉水白虎主之有暑而無



不可用若入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清暑益氣湯或補中益氣湯為當自汗多而氣上反用升柴熱氣未清反用參朮與過何伏  
大抵夏月陽氣浮於外爾亦知陽浮何陰氣伏於內若人飲食勞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從發外傷陽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元氣為主暑氣未清而補即補暑矣夏月服補而平而佐以解暑若陰寒之證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此內經金時從證之良法內經何嘗不可不知

清暑益氣湯 黃耆 蒼朮 升麻 人參 陳皮 神曲 白朮 澤瀉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冬 五味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 此是白虎加人參湯 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

正白虎湯仲景治傷寒汗後裏熱等證加人參名白虎湯治汗後表解大渴之證金匱亦借以治太陽中暍之證乃隨手錄一方而有數誤焉非治暑正方一也以梗米改糯米三也以為升夏月可用餘有不可用四也其每動必誤如此

濕論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夫濕淫從外而入裏若用淡滲之劑是降之又降乃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利濕如何是益陰耶則陽氣愈消而精神愈短矣是陰重陽竭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是助何邪故用升陽風藥即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水煎熱服四味風藥亦不成方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假造內經經云濕淫所勝平以苦上文炎滲利水之義乃利水即是何勝又曰下者舉之下者舉之為正氣下陷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利水即是何勝又曰下者舉之則提之非欲舉濕也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有腳氣類傷寒者發熱惡寒心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脾氣大段因濕為多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蠲則不黃葉用茵陳五苓散茵陳五苓治濕之正方也凡古人相傳治病正方猶之飢者之食五穀一定不易其以有疏下之則加減法也或求或參之多不同則舊用法也更或五果



五采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五方不可用則猶云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下一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不一生。仲景段遺幾人常用逍遙散方見鬱論。予一日患陰九一个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證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上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此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九也。乃用六味地黃加柴胡黃芩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如其為濕仍必用六味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服此而病幸愈者蓋一時輕疾得美藥由桂獨活等平散之藥自然六味不能為害耳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暢。蓋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九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內經瘧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編要指出六節氣。蓋暑令言。惡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如此則瘧乃肺病而寒熱則以此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其入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之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為玉。瘧邪方熾。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發在夏至後處暑前則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發在處暑後冬至前則者。此三陰受病。陰陽受病之時。之前後分陰陽傷之重者。遠而深也。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虛中又有真陰真陽之分。先經六味八味地黃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後忽往來時止時作。是無火也。假使經文以寒熱者皆見無火。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是治真豈非亂道。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是治真熱之藥。非但作書者。可世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偏攷諸書瘧論。並未盡其



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此意且余常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洩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瘧邪未清中氣復虛邪

為陰證也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非痢將指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

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則是邪仍

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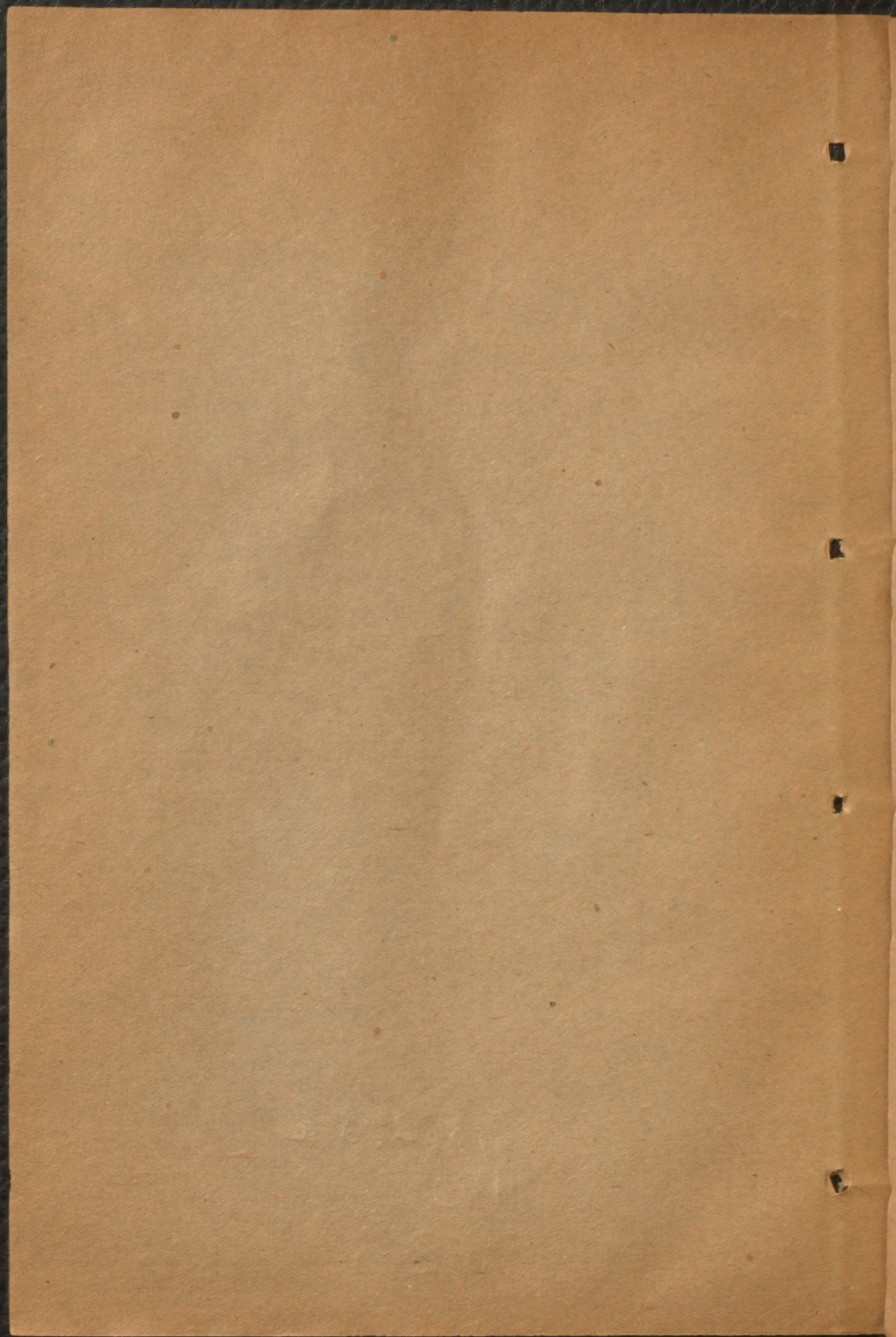
虛論則久病瘧症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方而千聖之外訣已傳濟世之良方已盡所以天下庸醫一見此書無不狂喜以為天下有如此微名醫

之捷徑恨讀之猶晚也殺人之法從此偏天下矣嗟乎無源亂道何地無之原不足與辨因晚村筆力為崇奉而流毒遠無盡故作書者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











H87378h

1907

V.3